

魯迅手稿選集續編

上海

北京魯迅博物館編

魯迅手稿選集續編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晉王中郎集續編

北京大學圖書館藏

前 言

『魯迅手稿選集』出版以後，我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，要求繼續出版魯迅手稿。為了滿足讀者的需要，我們又選印了這本集子，作為『魯迅手稿選集』的續編。

『魯迅手稿選集續編』共編入了十四篇文章，最早的是『五猖會』，寫於一九二六年；最晚的是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』（未完稿），寫作時距逝世僅兩天。

『阿金』上的黑綫，是魯迅後來標劃的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本文的代抄稿送給一個雜誌社去發表，國民黨的檢查人員竟把它抽了出去，不准登載，並且在文上划了許多紅杠子。一九三五年年底，魯迅把這篇文章收編在『且介亭雜文』中，凡代抄稿上划有紅杠子的地方，他在手稿上用黑綫一一標出付印，以示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。

『天上地下』文稿第二頁第四行上缺『手』字，第六行上缺『快』字，我館在一九五九年徵集到的時候即如此。

文章次序，按寫作時間排列。

目錄

- 一、 五猖會
見『朝花夕拾』
- 二、 无常
見『朝花夕拾』
- 三、 『坟』的題記
見『坟』
- 四、 化名新法
見『花邊文學』
- 五、 天上地下
見『偽自由書』
- 六、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
見『且介亭雜文』
- 七、 答國際文學社問
見『且介亭雜文』
- 八、 阿金
見『且介亭雜文』
- 九、 論諷刺
見『且介亭雜文二集』
- 十、 論新文字
見『且介亭雜文二集』
- 十一、 且介亭雜文序言
見『且介亭雜文』
- 十二、 我要騙人
見『且介亭雜文末編』
- 十三、 寫於深夜里
見『且介亭雜文末編』
- 十四、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(未完稿)
見『且介亭雜文末編』

空の抄五猖會

魯迅

空の抄

——舊事重提之四——

孩子們所盼望的，過年過節之外，大概要

歡迎神賽會的時候了。但我^的家很偏僻，待到

^{賽會的行期}

過時，一定已在下午，儀仗之類，也減而又

減，所剩的極寥寥。往往伸着頸子等候多時，

却只見十幾個人撐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的神像，

忽地跑過去。於是，完了。

我常在這樣的一個希望：^篇這一次所見的
賽會，比前一次繁盛些。可是結果總是一個「
差不多」；也總是只留下一個紀念品，就是當
神像還未擡過之前，^他一文錢買下的，用一點
爛泥，一點顏色^紙和兩三枝雞毛所做的^{一技竹籤}，
吹起來會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的哨子，叫作「吹
都都」，吡吡地吹牠兩三天。

現在看看陶菴夢憶，覺得那時的賽會，真
是豪華極了，雖然明人的文章，⁴⁶難免有些誇大。

因為禱雨而迎龍王，現在也還有的，但^和辦法
^和很簡單，不過是十多人盤着^旋一條龍，村童們於
^也海鬼。那時却還要於故事，而且^{實在}奇拔得可觀
。他記於^{水滸傳}中人物之：「……於是分頭四
出，尋黑矮漢，尋楠長大漢，尋頭陀，尋胖大
和尚，尋茁壯婦人，尋姣長婦人，尋青面，尋
歪頭，尋赤鬚，尋美髯，尋黑大漢，尋赤臉長
鬚。大索城中，無，則之郭，之村，之山，
僻之鄰，州縣。用重僱聘之，得三十六人，梁

山的好漢，個個可活，臻臻至至，人馬稱羨而
行……這樣的白描的活大人，誰敢不動一看
的雅興？可惜這種盛舉，早已和明社一同消滅
了。

現在上海的禮記

賽會雖然不像北京的賽會，為當局所禁
止，然而婦孺們是不許看的，讀書人即所謂士
子，也^不肯^去看。只有游手好閒的閒人，這
纔跑到廟前或衙門前去看熱鬧；我聞于賽會的
知識，^{半多}是從他們的敘述上^得來的，並非考

據家所貴重的「眼學」。然而北河有一回，也教
見過較盛的賽會。那是一个孩子騎馬走來，
稱為「塘報」；過了許久，「高照」到了，長竹竿
揚起一條很長的旗，一個汗流夾背的胖大漢用
兩手^託着；他高興的時候，就肯將竿頭放在頭
頂^{或牙齒上，甚奇至乎}。其次是所謂「高橋」，「馬頭」了；
還有扒犯人的，紅衣枷鎖，也有^中孩。我那時
與這些都是有光榮的事業，與開的^{其事}即全是大有
運氣的人，——概羨慕他們的去風頭最。我想，

我為什麼不生一場重病，使我的母親到廟裏

來許下一個「折犯人」的心願的呢？……然而我

現在終于沒有

到廟和賽會~~且~~發生關係過。

要到東園看五猖會去了。這是我

兒時

年~~一~~逢的盛事。~~因為那~~會是全城中最盛的會，東

本城還有許多水館。

園又是離我家很遠的~~的~~地方，~~且~~連~~的~~地方

在那里

~~有~~兩座特別的廟。一是梅姑廟，就是~~三~~皇

聊齋志異·河記

女字節，死後成神，却篡取別人的丈夫的；現

在神座上確塑着一對少年男女，眉同眼笑，珠

與「禮教」有妨。其一便是五猖廟了，名曰（便）奇
 特。據有考據癖的人說：這就是五通神。然而
 也並無確據。神像是五個男人，也不見有什麼
 猖獗之狀；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，却並不「分
 坐」，遠不及北京戲園裏界限之謹嚴。其
 究，這也是殊與「禮教」有妨的，——但（但）他們
 既然是五猖，便也無法可想，而（自然）又作別
 論了。

因為東開離城遠，大清早大家就起來。昨

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商的大船，已經泊在河埠頭；船棹，^{船棹}茶^葉吹，點心合子，都在陸續搬下去了。我笑着跳着，催他們要搬得快。忽然，工人的臉色很慌肅了，我知道有些蹊蹺，四圍一看，父親就站在我^的背後。

「去拿你的書來。」他慢慢地說。

這所謂「書」，是指我用篆字時候所讀的《禮記》，因為我沒有才二本。我們那兒上學的歲數是多棟單數的，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。

我忐忑着，拿了書來了。他~~也~~^使我同坐在堂

中央的桌子前，教我一句一句讀下去；我攢着
心，一句一句地讀下去。大約讀了三四十行罷，他說：

「給我讀熟。背不出，就不准去看會。」

他^{說完}站起來，走進房裏去了。

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。但是有什麼

法子呢？^{自然}是讀着，^讀着，強記着，——而

且要背出來。

卑白盤古，

生于太荒，

首出御世，

肇開混茫。

就是這樣的書，我現在只記得前力句，別的都忘却了；那時所從記的二十行，自然也一齊忘却在這裏面了。記得那時聽人說，讀儘比讀千字文，百家姓有用得多，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。那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，那當然是很好的，然而我一字不懂。『粵自盤古』就是『粵自盤古』，讀下去，記住他，『粵自盤古』呵！『生于太荒』呵！……

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
肃了。朝阳照着西墙，天气很清朗。母亲，工
人，长妈妈，即阿长，都无法营救，只默默地静
候着我读熟，^{而且}背出来。在万静中，我^{似乎}要
伸许多^去做甜梦，将什么^{急涌}生于太荒^流之^去夹住
；也^{急涌}听到自己急读的^去书^去声^去，^去仿^去佛^去秋^去的^去蟋
蟀，在夜中鸣叫似的。

他们都等候着；太阳也更高了。
我忽然^{似乎}^很已有把握，^便站^去了起来，走

進又執的房團，一氣背下去，夢似的就背完了。

「不錯。去罷。」又執點着頭，說。

大家同時活動起來，臉上都露出笑容，向

河走去。工人收我抱^{高聲地}起，彷彿祝賀我的成功

一般，快步走在^最前頭。

我卻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。到^{開船}以後，水

路中風景，合子裏的點心，^及五福會的熱鬧

，我^{對於}都^手沒有什麼大意思。

直到現在，別的全忘却，不留一點痕迹了，只

有些補遺^的一段，却還分明如昨日事。

我至今還說着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叫我背書。

(五月二十五日)